

| 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 |



Jinjian

金箭

牧铃 / 著

珍惜大自然对生命的一切赋予

失去了天然武器，小鼬茫然伫立在荒野边缘



云南出版集团 | 晨光出版社

中国原创儿童
生态文学精品书系

金箭

Jinjian
牧铃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箭 / 牧铃著. — 昆明: 晨光出版社,

2016.6

(青青望天树·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)

ISBN 978-7-5414-7710-2

I. ①金… II. ①牧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0910 号



作 者	牧 铃
插 画	黄丽玲
项目策划	胡 平 李云华 杨蔚婷 程舟行
责任编辑	张 萌
项目编辑	许 磊
丛书顾问	吴 然
美术编辑	汪建军
装帧设计	木 木 袁 芳
内文设计	刘晓娥

出 品 人	胡 平 安洪民
出 版 社	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
地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	650034
发行电话	(010) 88356856 88356858
印 刷 厂	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
经 销 处	各地新华书店
版 次	2016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14-7710-2
开 本	145mm × 210mm 32 开
印 张	6
字 数	96 千字
定 价	20.00 元

退换声明: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及时和销售部门 (010-88356856) 联系退换。



金 箭	1
小引：慈母与凶犯	1
一 必杀黑名单上的小兽落到了顽童手里	10
二 场长看中了这件试验品	19
三 人见人爱的新奇宠物	23
四 杀戮的天性一旦复苏，鼬崽就成了小猛兽	29
五 走上岗位的黄白和它的新朋友	38
六 绿野的诱惑	49

七 快乐的孤独猎手	59
八 荒野小飞侠的最新战绩	66
九 当猎手失去了大本营……	75
十 故事的最终结局	81

红树林的海娃	83
--------	----

鳶狗儿的英勇瞬间	99
----------	----

一 饱受欺凌的小狗崽子	99
-------------	----



二 伙房里的捣蛋鬼	103
三 饥饿逼出的智谋	107
四 歪打正着，老蔫居然立功了	111
五 它尝到了野味佳肴	116
六 夜盗惊魂	119
七 惩罚	123
八 假如它真敢“顶风作案”……	126

九 蒙受冤屈的滋味	130
十 蔫狗儿的雪耻之战	134
可怕的适应（科幻小品选）	136
智 鼠	136
玉米失窃案	145
可怕的适应	159
蓝色旋风	165



金 箭

小引: 慈母与凶犯

寄居在牧场家属区近旁的雌鼬^[1]钻出了洞穴。

像以往每次出洞一样，这只雌鼬借助野草灌木的掩护飞跑了一段，便竖直竹筒般细长的身子，纹丝不动地静立片刻。绿叶遮掩下，棕黄色的小兽如同一段戳在土里的木橛子，不到跟前休想辨认出来。

[1] 鼬：哺乳动物，种类很多，如黄鼬一般，通称为黄鼠狼。



时近黄昏，西天返照的霞彩，将远山近树都染上一层玫瑰色的晕晖，流经牧场的小河泛着闪闪金鳞，斜坡上不规则的牧人小屋映照在水中，如同一簇簇倒生的蘑菇，在流光溢彩的河道里颤抖。

近视的雌鼬看不清这些美景，也不在乎微风中摇曳的花草。平素醉心于夜猎的它今天提前出窝完全是为了儿女。前不久它刚当上母亲，长得飞快的小崽子需要更多营养。为了给儿女提供足够的奶水，它必须倍加勤奋地捕猎。因此它不惜冒险在阳光下露面。

凭着它的经验，这个时间段出猎并无多大危险。

收牧的牛角号吹响之际，整个牧场格外忙碌，人人狗狗全围绕在畜群周遭，用吆喝、吠叫和响鞭驱赶牲口，制造出浩大的声势，以便吓跑偶尔潜入牧场的食肉猛兽。

家属区的婆婆妈妈们则忙于做饭、喂猪，住宅外看不到一个人影。

天顶，两星模糊不清的雕影显得疲惫而懒散。大雕在对自已的领地作最后一圈例行巡视，然后，它们将赶在夜幕降临之前回归窠巢。

此时的大雕已不足畏惧。即使是隼雕的超强视觉，从高

空逆着强光向渐渐暗淡的地面扫描，精准度也会大打折扣。

但雌鼬仍不敢放松警惕。它每跑一段都得停下，转动边缘残缺的耳朵收集情报。灵敏的听觉弥补了视力的不足，四下的情况都被它掌握得一清二楚：

——呼哧呼哧！归巢的白鹭纷纷掠过头顶，飞向河边的一排巨樟；

——近边响起饲料泼入食槽的溅响，几头肥猪吧嗒着大嘴，吃得酣畅淋漓；

——一只懒猫在某家的阁楼上打呼噜；

——咯咯哒！咯咯哒！母鸡生蛋的报喜声，从两所住宅间的半地窖式鸡房里传出……

那个大鸡房分为两间，雌鼬曾经好几次入内拜访过。就在昨夜，它还钻进其中一间，实施了一场荡气回肠的大屠杀。其实那一刻它在野地里吃得够饱了，夜色中鸡肉香味的诱惑，却使路过此地的它忍不住想到里面看看。它沿着墙角一个老鼠打通的隐秘地道，熟门熟路地钻了进去。

鸡们睡意正浓。一只肥母鸡被飞速窜入的雌鼬重重撞了一下，咯噜！母鸡不满地嘟囔着，依然端坐不动。这帮笨鸟的麻木激发了雌鼬的食欲。它不饿，但咬开一只肥鸡的颈动



脉痛饮一番热血再悄然撤离，也不白走了这一遭啊。

它将尖吻伸向鸡脖子。

这当儿，母鸡身边的保镖，那只傻不拉几的大公鸡似乎有所觉察，它冲着漆黑一团中猛啄了几下，其中一次瞎打误撞地啄中了雌鼬的脑袋。

剧痛令雌鼬血脉怒张、杀心顿起，它撇开母鸡一跃而起，用短而结实的前肢紧紧搂住了那只比它大四五倍的公鸡。公鸡冲喉而出的报警被遏制在气管中，只得挺直粗硬的脖子，把雌鼬吊离了地面。

雌鼬索性将后脚也缠上鸡颈，随之以鼻吻拱开油滑的颈毛，咔嚓一下，准确无误地啃断了公鸡的喉管。

鲜血随热气喷泻而出，公鸡拍打了几下翅膀，便痉挛倒地蹬直了爪子。

进入极度亢奋的雌鼬顾不上喝血。它依次扑向别的鸡，以闪电般的速度，将它们一个不剩地干倒在地。

那群天生患有夜盲症的笨鸟，至死也没弄明白是谁杀了它们。

近乎疯狂的凶杀没给雌鼬带来半点儿好处，它细小的肚腹不可能吞下那么多血肉。可经历了这番施暴，它似乎舒坦

多了。当雌鼬溜出鸡房尾端的另一道窄隙，顶着呼啸的夜风奔赴它寄居的树洞时，它已经心平气和，甚至快活起来。

它记起了树洞中等待它回去哺乳的儿女。

哺乳期间的护崽母性赋予了它必要的凶残，也使它时时陶醉于母子柔情的幸福回味。它停在家门口静听了片刻，便飞快地钻进树洞，用细长的身子把几个乱爬的鼬崽紧紧缠抱住。

鼬崽们各自找到了奶头。刹那间，尖啸的风声和刚才那场杀戮全被它抛在九霄云外。一切都不复存在，整个世界只剩下它可爱的幼崽了。

……提前出洞觅食的雌鼬从鸡房的后窗外一掠而过。

一股加热熟食的油腻味儿扑鼻而来，那是有人在烧烤昨晚被它咬死的鸡。每次傍民居作案后，它总能闻到这种气味。受害家禽的主人多半舍不得扔掉那些被它喝过血的鸡鸭。它才不留恋撇下的死东西呢。崇尚新鲜血食的鼬类宁可付出辛勤劳累，也得现宰现吃。为猎食而战，以闪电的速度施展杀戮和战胜强敌，才是它们追求的最高享受。

这种高贵习性曾经帮助它们逃过了某些阴谋暗算。人们



可以用药饵毒杀老鼠、野兔，甚至狐狸、狼等大型的食肉野兽，却很少有一只黄鼬去碰那些暗藏杀机的美味。

它们只吃活食。

而在牧场的民居和伙房附近，活食总是容易找到的。

这会儿它就侦察到新的目标了——老鼠斗殴般的吱吱声在前方引路，循着那断断续续的吱叫声，雌鼬飞越水沟，直奔菜园的篱笆墙。那道篱笆由植物交织而成，上面满是绿叶藤须和形形色色的大小花朵。吱叫声更清晰了。仔细分辨，它听出老鼠仅有一只。

一只老鼠跟谁较劲呢？叫得那么惨……

雌鼬又直立起来，静止得像一段木头槪子。

鼬类的警惕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。

这或许是它们被当作头号“害兽”而遭人类万千年剿杀的结果吧。

然而，它们的老练机警在诡计多端的人面前总显得那么幼稚。

雌鼬多次逃脱过石头和棍棒的痛击，却一再陷入人们安置的猎具。它曾在追捕老鼠的途中被一只老奸巨猾的老鼠诱

人捕鼠夹，“咔嗒”两排半圆状的铁齿咬过来；它猛缩脑袋，铁齿放过了颅骨却击穿了它的一只耳朵。它使劲儿挣扎。洒下一小摊鲜血后，它将耳郭撕裂了一道豁口，侥幸逃生。

还有一次，它在飞跑时不小心冲进一个圈套，骤然收缩的细钢丝勒住了它的脖子，而且越拽越紧；慌乱中雌鼬疾速后退，好歹使套子滑脱，它才没有像它先前的一个伙伴那样被剥制成“皮筒”……

最要命的一次经历由一只小鸭引起。小鸭藏在木笼里“嘎嘎嘎嘎”吵嚷不休；它循声钻入，即刻认出鸭子是前一天被它咬伤的受害者。感觉有些蹊跷，它正要退出，“啪嗒”一声闷响，身后一块木板重重落下，将它囚禁在狭窄的木笼中。雌鼬拼命冲突也没能逃出。盛怒之下，它咬死瘸腿小鸭，饱餐了一顿。

木板缝隙中透进了晨光。有人将木笼提起来摇了摇；接着，木笼像是套入了软袋；笼盖开了，一只小手伸进来。

雌鼬屏住呼吸肢体僵硬。仗着荒野小兽都会的诈死术，它多次躲避过天敌，今天它又使上了这一招，任凭小手把它抓了出去。

它被掐住脖子悬空提拎着。



为了保持呼吸流畅，雌鼬垂下四肢却绷紧了颈部肌肉，无论那双手怎么使劲，也未能伤及它的气管。

它从微睁的眼缝中看到了近边的草木和天空飘荡的云雾；一只鸟儿在头顶的树冠间可着嗓门儿叫唤，接着是蜂翼振动的嗡鸣……对自由的向往霎时充溢全身，它做好了行动准备。

“啊，死了！”有个尖细的声音喊，随之那紧捏住它脖子的小手放松了几分。雌鼬就在那一刻“复活”了，它猛力一挣，仰头咬去。

惊叫声中它被高高抛起。

雌鼬本能地屏住呼吸。“啪！”它鼓足了气的腹部重重地摔在一块山石上，弹了起来，又沿着石坡滚下。它顾不上朝逮它的人看上一眼，便翻身爬起，闪电般的钻入草丛……

无数次死里逃生，使雌鼬不敢忽略任何它所不了解的东西。它越成熟，就越胆小，遇险的概率日益减少，也让它滋生出几分自信。

……眼前并无任何异常状况。

沿着篱笆下的水沟跑了几步，雌鼬透过一丛狗尾巴草稀

疏的长叶，找到了那个尖声惨叫的家伙，一只大田鼠。

那田鼠个头有它一半大小。通常情况下，这么大的山鼠具备了相当强的杀伤力，即使遭更强大的天敌擒获，也会齧着大门牙拼死抵抗。眼前的田鼠却丧失了一大半反抗力。它被篱笆墙内伸出的一根细竹枝扎穿了粗壮的后腿钉在那儿，任凭怎样返头弓背，也无力逃生。

假如黄鼬的脑子稍稍复杂点儿，它也许会对田鼠的遭遇作一番推测，看这里面是否包含不利于它的因素。可惜，它小小的脑袋缺乏太多的回旋余地。它只关注眼前这顿鼠肉大餐。食物被钉得如此牢固，它想怎么咬都行……黄鼬不畏强敌，可是，当免费的晚餐来得全不费工夫时，干吗要放弃呢。

习惯性地左右瞧瞧，雌鼬以它一贯的敏捷冲过去，眨眼间掐断了老鼠的尖叫。可就在这时，它的头顶仿佛飘落一片雾障；它心头一紧迅速弹跃而起。

蹦起的刹那碰到了阻力，一张网把它严严实实罩住了。这非常规的猎具超出了雌鼬的全部经验。它慌了，扔下死老鼠奋力冲突，钻入网眼的尖嘴和爪子却使它再努力也用不上劲。柔韧的网绳霎时粘住了它的整个身子，越缠越结实。



慌乱的挣扎中，它听到了人声。

随后一只胶皮靴子跨过矮篱笆从空而降，踏到了它的身上。

不可抗拒的碾压渐渐加重，雌鼬感到自己像要爆炸似的。从胶皮靴底的空隙里，它瞥见了篱笆上点缀的小花，还有霞光中抖动的狗尾巴草。一丝恐怖的颤音从被碾压的脑瓜发出直逼耳膜，顷刻化作雷鸣。它还想作最后的努力，想要回到儿女们身边去……

巨大的痛苦与黑暗同时袭来，一切都消失了。

一 必杀黑名单上的小兽落到了顽童手里

我喜欢“写实”。

可是，在讲述那些寿命相对短促的动物的故事时，我不能不作一些善意的假设。我假设每一种动物——不管是能活上十年的野兔，还是只能在世上度过春夏两季的昆虫——它们感觉中的心理时间，都应该跟我们人生百年一样漫长。七岁狗儿印象中经历的岁月，不会少于一位五十岁的中年人；

同样，半岁的家猫走过的生命历程，在它的记忆里至少与人类的少年相等。

这也许更接近于真实！

比方说吧，长寿的海龟行动迟缓，它的神经传感乃至思维速度（假定它也有思想的话）也会同样缓慢；于是，日月星辰的运转相对于海龟来说，必定快得不可思议——它刚打个盹儿，初升的太阳就当顶了；伸脚晒晒，日光又没了……反之，行动急促得要命的鼯鼠，神经细胞之间的传导没准儿近乎“超导”状态，它眼里的世界能不像慢镜头播放吗？在人类感觉中快若流星的苍蝇，以鼯鼠的眼睛去看，必定跟蜗牛相差无几，所以它们抓捕飞虫浑不费力。

如果大自然在这一点上确实是公平的，那么，世间一切生物只要活够大自然给予它们的寿限，它们自我意识中的一生就应该大致相等。即使“朝生暮死”的蜉蝣成虫（蜉蝣在水下的幼虫期约莫两年），它们在阳光下那几个小时的飞翔舞蹈，也足够享受生之乐趣、展示生命的活力与辉煌！

这么想想，我们真的不必为一只活到十三岁就垂垂老去的狗，或者更早开始衰竭的猫伤感。

然而，说到黄鼬这种动物，就连我这个乐观主义者也不



能不产生怜悯之情了——大自然允许每只黄鼬拥有十年以上的寿命；可是在牧场和山区长达半个世纪的经历中，我从未见到过一只“寿终正寝”的黄鼬。它们总是夭折于生命最为活跃的巅峰期——那恰是这种嗜杀的小兽激怒人类最为严重的时期。

我是十四岁从城市来到山区牧场之后，才有机会经常接触黄鼬的。

拥有天生的化学武器，黄鼬遭遇牧犬时根本不屑于动用尖牙利爪，也不急于施展缩骨术钻洞逃遁。似乎它知道，成年牧犬认清了它的真实面目之后，必然敬而远之；唯有少不更事的半大狗娃儿敢对它穷追猛咬。

那么，给那小家伙一点儿颜色看看吧！

黄鼬屏息憋气，弓曲腰身挤压腹下臭囊，就有一股高度浓缩而无比辛辣浓烈的骚臭喷出，直射狗脸。

遭受袭击的狗娃儿顿时涕泪交流尖叫逃窜，没跑多远，它们便步履蹒跚，甚至恶心呕吐，昏迷倒地。

我的牧犬“毛头”曾经遭到过这种转守为攻的反击。

失魂丧胆的小牧犬发出尖厉的惨叫，踉踉跄跄向我逃来。也就在那一刻，我看清了绿草地上一闪而过的金色闪电——那